

全链条治理让白色污染无处遁形

本报记者 王菡娟

2008年,国际卫生组织向世界发起呼吁,我们的地球正在被塑料袋入侵着,人类正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白色垃圾场里。自那时候起,“白色污染”这个词正式进入了普通人的视野。

当前,塑料污染问题逐渐成为仅次于气候变化的全球第二大焦点环境问题,给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挑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生产和消费国,因此,塑料污染治理既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又是关乎生态文明建设的“国之大事”。

我国始终高度重视塑料污染治理。尤其是这10年间,随着一系列强有力限塑政策的出台,截至2021年底,我国废塑料回收率达到31%,是全球废塑料平均水平的1.74倍。我国已逐步探索出了塑料污染治理的中国方案,为全球塑料污染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10年间塑料污染治理政策与行动密集出台

“这是保鲜膜,这是装干洗衣服的,这是购物袋,这是外卖餐盒……”此前,在《中国塑料污染治理理念与实践》的发布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凌振国展示他所攒下整整一大包的塑料袋曾在会场引起不小的轰动。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发明,塑料凭借其优异的性能和低廉的成本,被广泛应用于人类生产生活当中,和钢铁、木材、水泥等一起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材料,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这些无处不在的塑料也让凌振国“又爱又无奈”:“厚的塑料袋我都二次利用了,当垃圾袋等;但有的太薄,确实不适合再次利用。每天要消耗这么多的塑料,很是心疼。”

越来越多的塑料制品为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困扰。特别是随着快递、外卖、电商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一次性塑料制品用量快速增加,塑料污染日益严峻,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环境问题。

“其实塑料从材料本身并不能与污染物画等号,塑料污染的本质是塑料废弃物不当管理造成的环境泄漏。”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德元解释说。

因此,从管理上入手成为解决“白色污染”难题的重要途径。“作为塑料生产和消费大国,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张德元表示,“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我国塑料污染治理的能力一直没有停止过。”

10年间,我国塑料污染治理的政策与行动密集出台。

2020年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对塑料污染治理进行统一部署;2021年9月,《“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提出以全链条治理的力度与广度,吹响“十四五”时期全国塑料污染治理的冲锋号;再到多个文件中涉及的投资、财政、税收等一系列鼓励、规范、引导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等,我国已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塑料污染治理体系。

云南曲靖:两头发力破解地膜污染

本报记者 王菡娟

提起地膜,很多人都不陌生。它不仅可以提高土温 and 保墒,还可以提高肥料利用率,增加土壤营养,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多年来,地膜一直是农作物增收的“利器”。然而,随着地膜的大量使用,如何处理好残留在田间地头的这层“土地外衣”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怎样减少废旧地膜带来的环境污染?记者在云南省曲靖市采访时发现,当地的农膜生产、回收、再利用一体化模式或为治理农业白色污染开辟了一条新路。

事实上,减少地膜带来的环境污染,回收是重要措施。但在实施中却存在不少困难。“比如低品质农膜回收价值低,多种颜色的农膜造成再生困扰,农户回收积极性低,回收渠道不稳定性……”云南曲靖塑料



塑料污染治理也成为社会共识。近年来,从“六五环境日”到“世界海洋日”,再到全国节能宣传周,塑料污染治理系列活动占据着重要位置。电商、快递、外卖头部企业联合向社会发出减塑倡议,推动本领域塑料污染治理取得实效。“低塑”生活习惯正逐渐成为大家的日常。

10年间,我国塑料污染治理成就有目共睹:废塑料回收利用量世界第一。

《中国塑料污染治理理念与实践》智库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废塑料材料回收量约为1900万吨,材料回收率达到31%,是全球废塑料平均水平的1.74倍,而同期美国、欧盟、日本的本土材料回收率分别只有5.31%、17.18%和12.50%。

建立中国特色塑料污染治理体系

“如果在塑料制品上看见蓝色的‘回’字标,请放心并积极使用。”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王永刚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

一个看似简单的“回”字背后,却是多位专家学者、协会企业等在为提升废塑料回收率所做的努力:制定塑料制品易回收再生设计和评价标准,来规范引导塑料制品的设计转向易回收再生。

“塑料污染防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广泛动员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力量,构建覆盖塑料设计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张德元解释说,“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强调塑料制品源头管控不同,中国塑料污染治理抓住塑料污染末端环境泄露的关键环节,加大塑料废弃物的回收利用,逐步构建起覆盖全社会的废塑料回收利用体系。”

2020年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提出了覆盖塑料制品

生产、消费、流通、回收利用等各个环节的治理政策措施,推动我国塑料污染治理进入全链条治理新阶段。

2021年9月,发展改革委同有关部门印发《“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从塑料生产和使用源头减量,科学稳妥推广塑料替代产品,加强塑料废弃物规范回收和清运,建立完善农村塑料废弃物收运处理体系,加大塑料废弃物再生利用力度等方面,对2021年-2025年的塑料污染治理重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石化联合会、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共同组成的绿色再生塑料供应链联合工作组(GRPG),携手上下游企业行业探索再生塑料的合理再利用新模式,并于2021年出台了易回收再生塑料制品标识(以下简称双易标识)——“回”字标正式启用,将使更多塑料废弃物回到循环体系中,助力塑料循环经济的发展。

“我们通过价值链合作和模式创新,优化塑料回收利用途径,推动产品生态设计,为实现一个没有‘塑料废弃物’的地球而努力。”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国际交流处处长满娟说。“回”字标之后,今年的第二届绿色再生塑料供应链论坛上,代表再生塑料规范化应用的“再”字标正式发布。可以说,这是继双易设计体系后,兼具中国特色,又同国际接轨的又一力作。”GRPG办公室副主任侯聪说。

“十四五”将开展全链条治理

2022年3月,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续会通过了《终止塑料污染决议(草案)》,提出要启动政府间谈判,到2024年年底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被业界称为是“自1989年《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世界范围内最具雄心的环境行动之一”。也意味着,面对人类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在张德元看来,具有中国特色的

塑料污染治理体系可以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一定的借鉴——即发展塑料循环经济,开展全链条治理。

张德元指出,首先,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减量和替代只是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一个环节,加强消费领域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治理对应塑料污染是必要的,但通过源头减量或替代对塑料污染治理的贡献有限;完善的塑料废弃物末端收集和处置是塑料污染防治的关键,可以直接防止塑料废弃物泄漏到环境中。

其次,各种替代产品的使用和推广需要开展科学的对比分析,对各类替代产品的技术可行性、经济性、可推广性、适用性、综合环境影响等方面都需要进行科学的对比分析,不能为了解决塑料污染造成新的更严重的污染。

最后,发展塑料循环经济需要兼顾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对低值废塑料要建立价值补偿机制使其回收利用。

“我之所以要展示这么多塑料袋,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对于塑料污染治理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从减量开始,循环使用,实现塑料高值化再利用。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使塑料产业真正做到绿色低碳循环。”凌振国说。

今年两会期间,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也建议在城市中要建设专门的塑料分拣中心实现废塑料“应收尽收”。

全国政协委员冯守华建议,地方政府应增加对分拣中心等回收基础设施的用地规划。同时结合本地实际,考虑为回收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或者免费的用地政策,以推动各地方分拣中心建设。

“政府也要鼓励回收企业与环卫系统合作,充分利用既有的回收设施,针对既有城市建成区用地价格高昂的现状,制定灵活的合作方案,帮助回收企业降低前端收集的运营成本,既要实现可回收物‘应收尽收’,又要实现高值化利用。”冯守华说。

“我国塑料污染治理依然任重道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努力,推动塑料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德元说。

卢斌还告诉记者,回收后的残膜加工成再生颗粒,可以提供给下游企业升值应用,比如电线电缆管、建筑材料、合成纸、工业用包装膜、收缩膜等。

“可以说,我们实现了农膜市场农户受益,定向回收处理、再生料标准化生产以及农膜再生料的升值应用,形成一个跨行业的循环再生模式。”卢斌表示。

数据显示,该模式已持续7年,公司有两个万吨级的农膜回收处理厂,已经回收达到7万余吨农膜,平均每年净化150万亩土地。

对于卢斌来说,解决农膜残留和实现可持续循环回收只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要解决生物降解替代的问题。

“我们研发的全生物可堆肥降解地膜,可以实现覆盖一段时间后,天然存在于土壤中的细菌或真菌会将其作为食物,将地膜分解代谢为二氧化碳、水和生物质,成为有机质供作作物。”卢斌说。

如今,该地膜已在上海崇明岛、大理洱海等地的有机水稻、云南土豆、内蒙古有机玉米青储种植中使用,并取得一定效果。

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案已累计投入修复资金8.2436亿元

地下水污染范围得到有效控制

本报记者 范文杰

腾格里沙漠位于内蒙古、宁夏和甘肃交界处,是中国第四大沙漠。2014年9月,曾有媒体报道当地牧民反映腾格里沙漠腹地部分地区出现排污池,当地企业将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排污池,让其自然蒸发,然后将黏稠的沉淀物,用铲车铲出,直接埋在沙漠里面。此事引起党中央高度关注,国务院专门成立督察组,敦促内蒙古阿拉善腾格里工业园区进行大规模整改,成为备受关注的新闻事件,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也曾就腾格里沙漠污染治理开展过监督性调研。

从腾格里工业园区向南不到20公里,就进入宁夏中卫市,紧靠两区交界处有家名为宁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的化工企业,作为国内印染业还原物最大的生产厂家,因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首例宣判的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其老厂区被中卫市政府宣布永久性关闭。9月26日,记者从宁夏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截至目前,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已累计投入环境修复资金8.2436亿元,地下水污染范围得到有效控制。

环境资源审判面对环境和资源两类案件,跨越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门类,点多面广、类型多元、数量众多,因果关联论证、评估复杂,审判难度较大。2016年2月3日,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

金会诉被告宁夏大漠药业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土壤污染责任纠纷系列8件公益诉讼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被环保部、自治区环保厅挂牌督办。

被告8家公司为中卫地区所属的化工企业,为了节约处理废水的费用,将生产过程中超标废水直接排入蒸发池,其行为严重违法,并造成周边地区环境严重污染。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要求判令8家公司停止非法污染环境的行为、消除造成的环境污染的危险、恢复生态环境或成立沙漠环境修复专项基金并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修复。

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担责。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3次召开庭前会议并进行调解,积极监督敦促涉污染企业落实预防和修复环境责任,通过反复磋商、协调达成调解协议,确认8家企业承担环境服务功能修复费5.96亿元,并因其环境污染行为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何莉告诉记者:“根据今年回访了解的情况,自2019年以来,造成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案的华御公司、蓝丰公司已开始实施第二阶段原位强化生物修复,同时持续开展地下水动态监测,确保地下水得到彻底修复。明盛染化公司自2016年7月至2019年6月修复以来,抽水井的COD浓度明显下降,同比平均降幅为65.5%;pH浮动值向好提升,同比平均增幅约53.8%。”

峰回“鹿”转 鹿鸣大连

涂文 吕东浩



雪林一摄

9月25日,有网友拍摄到大连海边出现一头梅花鹿,还试图用鹿角顶撞垂钓的渔民。大连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回应:这头梅花鹿是野生的,市民遇到后可以避开。

“漫步滨海路,时时闻鹿鸣。”事实上,近年来行走在大连滨海路,市民常常会与野生梅花鹿相遇,每每心生惊喜之情。不少外地摄影爱好者还特意到大连拍摄梅花鹿,留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场景。

依赖相关机构和广大市民对野生动物的用心呵护,更凭借这座城市的环保氛围,如今在大连绵延的南部海岸线上,在东起棒棰岛西至张家村的广袤山林中,野生梅花鹿的身影时时出现。作为国内唯一在城区范围内存在野生梅花鹿种群的城市,“峰回‘鹿’转,鹿鸣大连”的城市新名片正广为传播。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其级别等同于东北虎、大熊猫。梅花鹿曾是东北地区的“原住民”,但随着栖息地环境遭到破坏,到20世纪80年代,东北梅花鹿种群几乎损失殆尽。1987年,仅在吉林珲春、敦化等地还有不足200只野生个体。

那么,大连城区内的野生梅花鹿是怎么来的呢?在历史上,大连是东北梅花鹿的主要分布地域之一。大连市最早发现梅花鹿的痕迹,始于2004年,推测属于饲养逃逸的种群。生物学家一致认为,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放归自然或逃逸野外,繁殖后代即可认定为野生物种。据此,大

连城区出现的梅花鹿符合野生动物标准,从生物学上说是一种原产地的野化放归,为恢复辽东半岛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一种可能。目前,大连市区已形成了多个沿滨海路分布、彼此独立的鹿群,种群数量约有200只。

而今,大连野生梅花鹿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在西岗区白云山山体公园周边,形成了多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梅花鹿聚集点,最多时有四五十只鹿集中活动。这里也成了网友热推的“网红观鹿点”。每逢节假日,观鹿游客少则数十,多则上百。曾经,网络上还出现过“大连观鹿攻略”:“到大连来看鹿,最令人心动的就是不期而遇的小惊喜!”“大连的野鹿群就活动在城市中央、山海之间,这是城市的偏得!”

大连人对野生动物同样偏爱有加。比如,在滨海路沿线,可见绘有着小鹿图案的警示标志格外醒目——这是大连交警专门设置的“鹿标”,提醒车辆控制车速、勿鸣喇叭、爱护动物。由于白云山、莲花山一带自然资源有限,难以承载逐渐庞大的鹿群,有一批志愿者专门负责给梅花鹿进行补饲,且已形成补饲、巡山、救护梅花鹿的6个点位,多年来风雨无阻。

不仅如此,来自大连野境自然中心、万众救援队的志愿者们还常年参与野生梅花鹿保护救助。2020年夏天,野境自然中心志愿者林裕嵩救助了一只梅花鹿幼崽,经人工饲养半年后被放归山林。2022年5月,在滨海路燕窝岭,一只梅花鹿意外失踪,卡在山崖石缝里,志愿者们忙碌了近5个小时,最终帮助小鹿成功脱险。